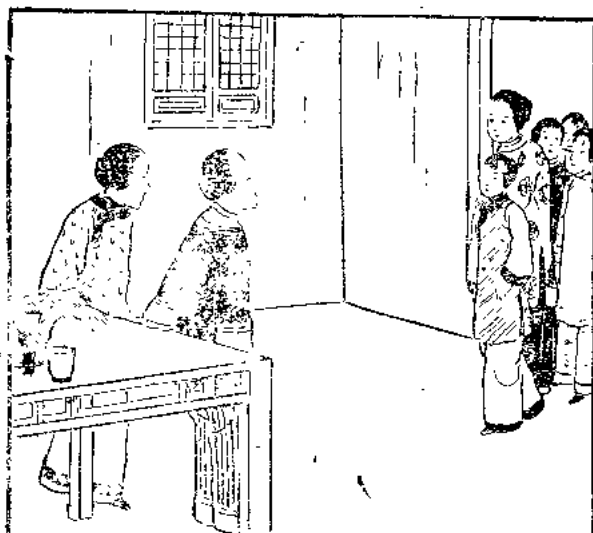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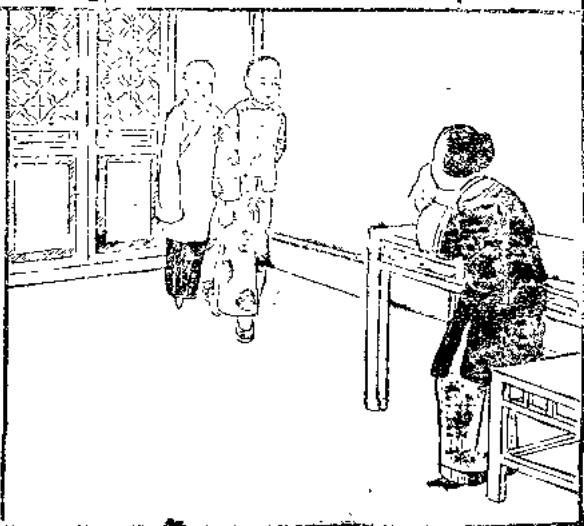
野史曝言



只見許多了頭僕婦簇着大
奶奶進房只得起身



直到十日以後方纔領進一個
人進來





因把頭髮合衣邊上略絞掉些水
兒這女子拾起地上火把

你這班瞎眼的狗才這等可惡怎
敢鎖俺老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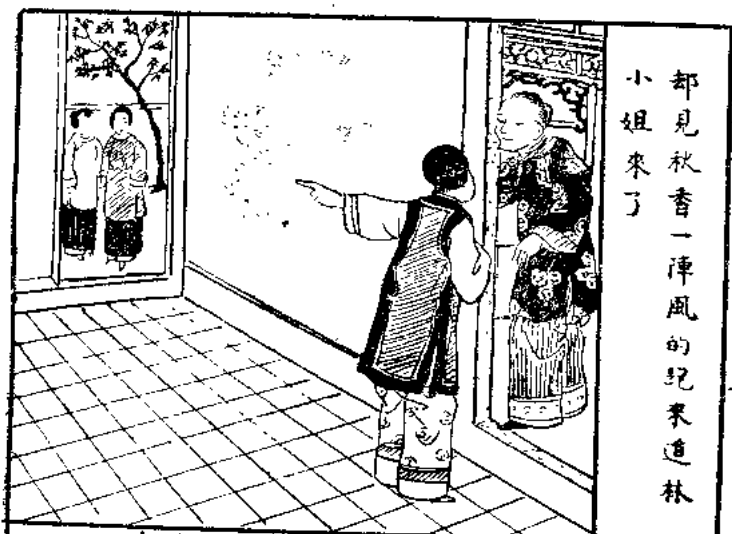
正要出去上火忽見暗中有一人
突入馬年定睛看時却是池紹甲
的老蒼頭



此非物華乃人瑞也那紅光之下
約莫何村莊離此有多少路



却見秋香一陣風的跑來道林小姐來了



四人正在調笑只聽得一陣脚步声響許多丫頭僕婦擁着任夫人直跌進來



武俠小說 劍骨琴心 卷五

第六十八回 劃石橈朱明試刀 問根柢隱娘作伐

那漢子攜着戚錦。向朱明拱手道。朱爺誤落火坑。小子無力。不能親往援救。死罪死罪。朱明還禮道。朱明被難若非我兄救拔。此命必送於苗政之手。銘感入骨。怎反引罪何來。拜畢入坐。方信文新俱不敢對坐。在下側陪。獻上茶來。方信道小子和袁兄自離了杭州。事不相謀志適相合。同冒作兄弟。隱姓埋名。想爲國家做些事業。只是無人提拔。所以一個在南。一個在北。結些英雄豪傑。只白兄是個忠肝義胆之人。小子蒙他留住在此。得與諸賢廝會。前日袁兄自閩中來書。說朱爺要來青萊一帶。叫小子沿途

探接。那知問到張家飯店。說五日之前。有吳姓星士到此。爲苗政請去。估量必是朱爺。心知朱爺誤落坑穽。焦急萬分。那店家指尊价道。只是吳先生同來的小子。因乘他不防與尊价附耳數語。即刻出來。連夜趕人去請文姊。同他約好了。次夜行事。次早投入店中。假作過客。到了半夜。遂帶尊价出來。不想尊价只點年紀。本領正強。那店中人驚醒起來。沒命追趕。剛要趕到却被尊价轉身一脚一拳打倒了兩個。其餘的人。就不敢追了。昨日晚間才到此地的。朱明稱謝不盡。但想起邱氏尚在牢籠。倉猝間不能一同出險。這是一件缺憾的事。然而苗政既寵愛邱氏。這事總可包荒一二。何況形迹上又不能涉疑到邱氏身上。可以斷定邱氏是沒有性命上的危險了。不過受人之託。遲早要終人的事。像這們一朵茉莉花。竟插在牛屎堆裏。在良心上亦覺過不去。不過事有經權。這回且把他擱置一邊。以後就

留神提拔他便了。想到這裏。便和隱娘男女衆俠講論些武術。權且不談這一句話。其時戚錦站在朱明的背後。朱明因向他問道。寶刀可帶出嗎。戚錦從身後取過呈上朱明大喜。吩咐將刀送入內邊戚錦重復出來問方爺家人。約你同逃。你怎相信。不防苗家騙我的道兒麼。戚錦道方爺隔日先來。私說爺的姓名。並福建書信的話。次日同走的。也與方爺一般口氣。事事符合。因想方爺有福建書信來救是真。因同着這裏來。半夜裏逃出店來的。朱明便不再問。剛吃完飯。只見隱娘笑吟吟的攜着刀劍出來道。朱爺只刀竟不弱於奴的寶劍。指着院內塊大石長橙道。湊爺用刀。奴用劍。就着石凳比一比。是如何。朱明拿過寶刀。同隱娘斫下。只見火光直迸。碎石飛擲。那條凳分爲三段的。朱明微覺臂有酸意進房坐下。隱娘稱讚朱明之刀不已道。竟與奴寶劍無二。朱明笑道。只是我臂力未復。屈此月矣。隱娘道朱爺神

力未復原。亦應勝奴十倍。據奴看來。敢怕刀不如劍。文新說道大家不必爭論。只削把劍平仰在地。將刀斫下。復把刀平仰在地。將劍斫下。看那一物缺了鋒刃。便見高下。隱娘大喜。就要比試。朱明大驚失色。只一步就平空直跳出院中來。朱明跳出院來忙在隱娘手中掣過寶刀。走進房去道。恩姊們怎這樣兒戲把神刀寶劍看作白鐵一般。作踐起來。隱娘都道是奴不是一時高興。幾乎壞了朱爺的寶刀。朱明笑道。刀未必壞。所慮者恩姊之劍耳。隱娘道。朱爺說臂力不能復原。却一步就跳過幾丈地去。怎還說劍不如刀。朱明道。那是心裏着急。不可爲常。現在腿酸。卽不能復原之驗。兩虎相鬪。必有一傷。此刀此劍。雖有優劣。皆爲寶物。佳人惜紅粉。烈士愛寶劍。豈可視如糞土。爲燒琴煮鶴之事。隱娘方各謝罪。朱明見隱娘執定劍勝於刀。因令威錦將一長石直豎在地。取筆界作兩分。把刀遞與隱娘道。

恩姊只須用刀劍。各劈一分界。看其所入深淺。便可定優劣。何必互研耶。隱娘大喜。暗想若用刀研。恐力稍乏。比輸了劍。因將寶劍盡力劈下。約有四五尺深。劍被石夾。不得下去。也不得出來。復將寶刀盡力劈下。却直劈到地。把那七八尺一塊石。分作兩片。只刀鋒猛下。連那邊夾住的劍。也直跳出來。看者齊聲喝采。隱娘始服。方知劍不如刀。將刀細看。嘖嘖歎賞。遞還朱明。復把劍細看。只顧不快活。朱明道。恩姊休把劍看壞了。入石四五尺。而芒刃不缺。乃萬中之選。除了這刀。恐無其敵。何可輕視乎。隱娘方覺釋然。收劍入鞘。家人們已點上燈燭。擺上肴饌。方信坐正面一席。朱明南面。自己側座。相陪打橫一席。隱娘姊弟兩人正面。隱娘要與方信換座。朱明踟躕不安。隱娘道。朱爺是奴黑夜背在身上過來的。還避甚嫌疑麼。奴圖近些。好聽朱爺的妙論。於是兩人轉座下。飲酒中間文

新說起朱明撮合隱娘與紅鬃客連姻一事。方信大喜道。俺們弟兄。正制不下五忠。若結連了島中英雄。義妹又肯入世事。同聽朱爺驅使。則不特五忠不足慮。即申相亦不足慮矣。何快如之。朱明道苗政那廝。以食精御女爲事。腌臢踉蹌。有甚本事。怎也於五忠之數。方信道朱爺休忒小視了他。那廝能使兩柄鉞斧。如潑風一般。槍箭都不能進去。他家私號召得人勳。各處海口。有他黨羽。他家內也有一數名狠漢。五忠令苗政專食人精郝三豐却也專食陰精。能使兩根銅鑼。自比唐朝秦叔寶。申相仗這兩人爲羽翼。開說都給公侯的劉付。俺們這邊。只白兄本領與苗政相仿。文新弟可匹敵三丰。小子就趕不上他兩人了。朱明道由稍裴直一局。怎這裏單說申相不說有裴直黨羽。方信道。裴直偕申相爲名。申相亦靠裴直作勢。外合內離。各心腹各佈爪牙。總想事成之後。併掉一人。自天津至此。都奉申相。遼東指揮

玉禹。天津有總兵武國憲。係裴直心腹。江南浙江都奉裴直。却沒聽見有申相的心腹。洋面上也是如此。登萊以上。都奉申相。登萊以下。都奉裴直。其餘各省。近北者都奉申相。近南者都奉裴直。却都糾連一局。直到將來成事後。纔各顯神通哩。朱明道。這青登萊三府。除了五忠三叛外。可還有出名之人。不入申相裴直之黨的麼。文新說道。還有一個飛賊鐘鈴。綽號燕飛采。專以偷富濟貧爲事。升高入險。來去無蹤。連紅鬚客及舍妹。只怕還趕不上他。却沒甚武藝。也是不肯入忠。并不肯入判。與家姊一樣性情。不娶妻室。自行其志。他雖算是諸城縣人。却無一定住址。上自翼保。下至海道。隨處游行。富人恨之切骨。貧人感之刻骨。咱們也但聞其名。未識其人。除此以外。便更無有名之人了。朱明方知飯店貼黏紅條之故。隱娘問朱明現住何處。何時出門。朱明把合家潛寄丰城。於去歲八月

出門。要遍遊天下。及自浙至閩復由江南至登萊之時。約略述了一遍。都喜動眉宇。咋舌贊歎。方信道。閩中之事。于袁兩兄書中述過。還是于兄得朱爺教訓。以後每日讀兵書。袁兄現至彼署中。一同學習。朱明道。武藝雖精。要成戰將。必有機謀。纔可成名將。弟所以力勸于兄讀書。恩姊及兄自必精於韜略。與白兄相較。孰爲最優。隱娘道。白兄勇過於謀。方兄謀過於勇。愚姊弟雖也常聽通人議論。未能領略。仍是武勇之夫。朱明大喜道。如此說來。四位俱非徒勇可知。四人直講至四更方散。次日黎明。白景已趕回家。躡足朱明牀前靜候。戚錦先起來看見。方始喊醒朱明。朱明慌忙起來。白景謝過罪。即便下拜。朱明抵死推住。盥洗過了。方纔同拜。拜畢起來。朱明仔細向白景打量一翻。虎目猿背。却是一員虎將。分外殷勤。白景渴慕朱明。今見天人儀表。十分願足。兩人不待寒溫。已如

龍之得雲。鳳之從虎。文新趨至。俱道准擬大哥飯後議至。何速如此。白景道。俺一聞信。只恨沒有生翅膀。來得遲了。卽把朱明等請到東邊一宅去。也進一所書房。却是宏廡精麗。更比西邊不同。各人座下待茶。一會子白景隱娘向方信說道。我們有要緊的事。須進去商量一會。諸位兄弟可暫代陪朱爺吃一杯茶。說罷便起身告罪。就匆匆走了進去。原來白景有女美瑤。除頭面手足外。渾身俱是硃砂班點。年方二八尙未字人。欲將美瑤爲朱明之妾。故同隱娘進去。與洪氏商量。洪氏不肯。隱娘苦口撮合道。朱明是從古至今。第一人。姪女若得做他姬妾。比做貴人正妻。高着百倍。洪氏道朱爺雖是天人。但年紀既不相當。那一個金黃面孔。又生得怕。他已有一妻三妾。我女兒點點年紀。這段相貌。沒怕有王孫公子作配。低三下四之人。只段姻緣。只索休提的了。隱娘道。關帝趙匡胤不是赤面張飛

尉遲敬德不是黑面。只看三日下午。就看熟了。朱爺這金黃臉。奴越看越愛。奴將來若配成了紅鬚客。那一嘴的紅毛才戳人哩。這幾句話說得白景洪氏和了鬚們都笑了。隱娘道。朱爺比姪女。大不過十年。劉先生講的。晉公子重耳故事。那齊姜李隗。不比重耳小了幾十歲嗎。晉重耳一個亡人。齊桓公現做盟主。尙且肯把女兒。給他做妾。秦穆公還把宗女十人去伏侍他。怎講得低三下四。姪女只樣的聰明。怎般的相貌。若嫁了一個庸俗之人。豈不可惜。王孫公子。十個內有七八個癡愚庸蠢。却專會寵妾滅妻。朱爺怎樣人。自沒有偏心的事。雖是做妾不比做庸俗的正妻子勝了百倍。婢子須要三思。洪氏沉吟道。只會子又被姑娘說動了。也罷去叫那小廝來。問一問他家裏的事情。再作計較。因把戚錦叫來。洪氏道。怎樣一個晦氣色臉兒。又是怕人的。因盤問道。你叫朱爺。是老爺。是相公。你是

他家世代的這小廝。還是買的雇的。朱爺家裏有多少人口田房。你可細細說來。便重重賞你。却不可扯謊。隱娘拔劍出鞘喝道。但扯一句謊。便割你那顆小頭下來。戚錦道。大姑娘不要嚇殺小的。小的從不會扯謊。小的先叫姑爺後叫相公。家裏丁環們。有叫爺的。有叫相公的。隱娘道。只就胡說了。戚錦道。大姑娘你待小的說。小的是湖廣戚老爺家的小廝。戚老爺在豐城做知縣。才把大小姐嫁來。小的不是叫姑爺嗎。後來戚老爺把小的送與姑爺。才依着家中小廝了環改口。叫了相公。丁環們有在山東。北京來的。叫慣了爺。便都叫着爺。不叫相公。洪氏道。你家大小姐。自然由你相公的正妻了。今年多少年紀。戚錦道大小姐是相公第三房姨娘。今年十九歲了。洪氏道。只是說謊了。做知縣的人。肯把女兒給人做小。可是親生的呢。戚錦道。戚老爺無子。只親生兩位小姐。只大小姐是第一鍾

愛的。好容易得配我家相公做妾。求張良拜韓信。不知費多少力氣哩。莫說知縣我家第二位姨娘。不是大理寺正卿鄒林老爺家二小姐嗎。他家大小姐。欲嫁與相公做小。我相公決意不從。纔嫁與新科翰林周老爺的。洪氏道。你相公有一位娘娘。三位姨娘。那娘娘合大姨娘。又是什麼大來頭呢。戚錦道。娘娘是夏翰林家的小姐。送與相公的。洪氏道。我問相公有多少田房。你不說起。想是一個窮的了。戚錦道。相公原住在山西。不知有多少田房。到豐城來住的莊子。是夏老爺家的。吃的米糧。是林家大小姐的。並沒田房。却再不會窮。相公有一百萬藏銀。藏在不貪洞內。去歲七月裏。豐城合縣被災。相公託夏太爺。買了木頭。替災民收檢屍骨。又各處設廠賑濟。陸續用去一二十萬。現在有七八十萬了。隱娘大喝道。只是扯謊要割頭了。只樣一件大功德事。你相公怎沒提着一字。戚錦道。